

# 年礼

○ 崔宏生



天渐渐昏暗下来。透过灯光，雪花闪着细碎的银亮光点，自在地飞舞着，像扯不断的棉絮，铺天盖地。一条算不上繁华的街上，家家户户贴春联、挂彩灯，忙着准备过年。那一盏盏彩灯在皑皑白雪的底色里，分外醒目。远处偶尔传来一阵阵鞭炮声，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了。

财政局农财科科长妻子小吴却有些心绪不宁，不时地向窗外张望。街边的那棵小常青树上已落满雪花，仿佛一把撑开的巨大的雨伞。它稚嫩的枝叶不堪重负，积雪不时滑落，发出“噗、噗”的声音。

“叮咚……”

“你还知道回家啊？”小吴边朝门边走边唠叨，“都腊月二十七了，有能耐在乡下过年去，别回来！”

打开房门，却见一位身上落满

厚厚雪花的中年农民，背着只竹篓站在门口，黝黑的脸上布满疲惫和焦虑的神色，大口喘着粗气。看得出，他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，眉毛上结满了细小的冰粒。

“你找谁？”小吴吃惊地问。

“这是不是农财科田科长的家？”

“是啊，快请到屋里坐。”

中年农民听完这话，才松了口气。

“田科长在不在？”

“噢，不在，他下乡还没回来。”

中年农民想了想，要来纸笔，写了张留言条，交给小吴，说：“俺是王家屯的村长，请你把这个交给田科长。”边说边从背篓里取出两只肥硕的白条鸡放下，转身就走。

小吴正读着留言条，还没回过神来，中年农民已走到门外。

“请你等等，再喝点水。”小吴抓起白条鸡赶紧追出门去，边跑边说：“王村长，留言条我转交，东西请你带回。”

中年农民像没听见似的，大步流星“噔噔噔”下了楼，一头扎进风雪里，眨眼间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

第二天，田科长一进家门，小吴就将农民送礼的经过说了一遍。田科长突然想起，他才进家属区大门，看见几位老太太围在一块说话，见他进来，突然没人说了。他打过招呼，快走到楼梯口时，李婶却抬高嗓门说：“现在的人啊，都是明面里干好事，暗地里谋好处。”敢情是说这事吧。

春节后刚上班。赵局长就找田科长谈话。

“赵局长，过年好！”田科长兴冲冲地跨进门来。

赵局长站在办公桌后，满脸冰霜，在寸寸直立的花白头发映衬下，脸色冷得使人看一眼，就像掉进冰窖里。

赵局长从案头拿起一封举报

信，重重地摔在田科长面前。

“你好好看看！你都搞了些啥？局里三令五申，严禁收受他人钱物。你怎么能忍心收一个农民的礼物，而且还是贫困村里的农民，这事已在局里传得沸沸扬扬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，你知道不知道！”

赵局长说完，气恼地坐在椅子上，狠狠地吸了两口烟。田科长的心，也像那烟头的火花一样，剧烈地跳动了几下。

田科长几次欲言又止。

两个人都沉默着，只听见赵局长吸烟的“啾啾”声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田科长好像下定了决心，放下举报信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张本不想掏出来的留言条，双手递给赵局长。

赵局长打开纸条，只见上面写道：

田科长你好：

有空来瞅瞅吧！你给俺王家屯购买的1000只小鸡可都长成成大鸡了，长得精神着呢。快过年啦，大伙就选了两只最大的，让俺带给你。

王家屯村长：王跃进

“你帮群众致富这事，咋没向局里说起过？”赵局长惊愕了，有些愧疚地说。

“咱局自包扶王家屯后，帮他们拉了电、改了水，群众的生活条件大有改善，致富的热情很高。但因经济基础差，没有好的致富项目，我就想到养鸡这事。才刚起步，我想等到有了效益，再向局里汇报。”停了停，田科长接着说：“这事请赵局长放心，最近咱局里不是要到王家屯去看望几个特困户吗？我和小吴商量过了，准备了60元钱，顺便还给人家。”

赵局长瞅了一眼这位深受自己欣赏的年轻部下，望着窗外雪过天晴，银妆素裹的群山，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。

（作者单位：陕西省宝鸡市麟游县财政局）